



一代军师

卷貳

凤仪传奇

The great
military counsellor
of that era

随波逐流 著

在官场，权势相争，惊心动魄；及智谋，奇思巧计，叹为观止；
于江湖，侠骨柔情，一世英雄。
江南奇女子，洋洋书写百万言，好评如潮！
随波逐流，却又另辟蹊径，碰撞出一个无与伦比的玄幻世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一代軍師

卷貳

風儀傳奇

The great
military counsellor
of that era

隨波逐流 著

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仪传奇 / 随波逐流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5

(一代军师系列)

ISBN 978-7-5391-5622-4

I. ①凤… II. ①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7816号

凤仪传奇 随波逐流 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75号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南昌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mm×1320mm 1/32

印张 8.625

印数 0001-10000

书号 ISBN 978-7-5391-5622-4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风虎云龙.....	1
第二章	凤仪传奇.....	9
第三章	献君三策.....	18
第四章	风雨前奏.....	28
第五章	故人重逢.....	37
第六章	玲珑棋子	47
第七章	金牌间谍.....	56
第八章	锦绣前程	66
第九章	新春华宴	75
第十章	演武较技.....	84
第十一章	心有所属.....	94
第十二章	动之以利.....	103
第十三章	阴谋陷害	112
第十四章	寒园来客.....	121
第十五章	坏人姻缘.....	130
第十六章	黄雀在后.....	140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生死关头.....	148
第十八章 幕后风波.....	159
第十九章 死里逃生.....	167
第二十章 亭中秘议	176
第二十一章 千里追杀	184
第二十二章 江边血战.....	193
第二十三章 魂归故里.....	202
第二十四章 布局猎杀.....	215
第二十五章 进退两难.....	226
第二十六章 靖江郡主.....	235
第二十七章 指点江山.....	244
第二十八章 姻缘成双.....	254
第二十九章 残月暗影.....	263

第一章 风虎云龙

南楚至化元年十二月，江哲禁于雍王府，王虽倍加礼遇，但哲心志不屈。齐王显，颇爱哲才，促雍王赦之，雍王不得已许之，因哲品性高洁，乃以御赐金盃盛酒相送，哲乃感激涕零，遂降雍王。

——《南楚史·江随云传》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接过金盃，脑子里满是李贲将手按在酒杯上的情景，他竟然放过我了？放过我这样一个屡次冒犯他的狂生，而且还是可以让他大业成灰的心中毒刺。

不知怎么的，我的眼泪一滴滴地坠落下来，落在金盃里、落在雪色的衣襟上，我几乎不能行动。想起当日德亲王一旦觉察我不可能忠心耿耿地效命南楚，就对我十分提防。我在建业养病，德亲王的密探始终在监视我；想起我最后一次呈上的谏表，一片赤心为了南楚，可是换来的只有贬斥。从前我以为自己对这些根本不在意，



到今日我才发现这些都深埋在心里，这是连我自己都无法觉察，或者是不愿想起的悲凉往事。

我端起金盃，也不顾忌酒液溅落，一口气喝下了盃中美酒，心中暗想，这大概就是诸葛武侯为何鞠躬尽瘁的原因吧！美酒甘冽，我觉得胸中仿若火烧一般，举起金盃，我拜倒在地，朗声道：“殿下深恩，臣虽肝脑涂地，不能报答万一。若殿下不嫌弃臣反复无常，臣江哲愿为殿下效力！”

李贽原本已经心灰意冷，不料我竟突然归顺，一时之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还是石彧聪明，轻轻推了李贽一把，李贽连忙上前将我扶起，激动地道：“先生，你竟然回心转意！本王，本王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快，快，快起来！”

我被李贽给扶了起来。这时我的心情已经渐渐平复，看着李贽，我淡淡道：“殿下宽宏大量，饶臣性命，臣无以为报，只有为殿下鞠躬尽瘁，才能补偿这些日子对殿下的冒犯。”

李贽手一抖，震惊地看着我，他原本正在心里庆幸自己没有鸩杀江哲，可是听我的语气才明白，我竟然是知道了他酒中毒。

我看着神情不安的李贽，微笑道：“殿下不必过虑，若非殿下手下留情，哲也不会甘心效命。”

李贽看看石彧，石彧早已经遣退了下人，这时听了我的话不由心中一颤，也看向李贽。

我也不隐晦，道：“殿下、石先生不必多心，哲从前愧对殿下恩典，殿下赐死也是理所当然。如今事过境迁，臣不会记恨，还请殿下不要见怪这些日子臣的狂妄。”

我这样说，并非是揭短，这些若是记在心里，将来不免成了嫌隙，现在我明言，雍王就不会觉得愧对我，也不会记恨我对他的冒犯，

将来自会君臣相安。

自古以来总有鸟尽弓藏的讥讽，但明确说来，君王忌惮功臣是一个原因，臣子逾越臣道也有责任，所以我要为了自己的今后留下后路。

果然，李贽神色数变之后，终于开朗起来，道：“先生不怪罪本王就好，贽愿任命先生为天策帅府司马，和子攸同心协力辅佐本王。”

我再次下拜谢恩。

李贽苦笑道：“先生不必这样拘礼，我视先生如同师友，先生可不要如此疏远。”

我笑道：“尊卑之礼不可轻废，哲岂可失礼？”

我见目的已经达到，便正色道：“殿下，哲也想和殿下深谈，可是现在不行。请殿下遣人通报齐王，就说哲突然旧病复发，只得留下养病，齐王必然要亲来探望，臣斗胆，请殿下亲侍汤药，这是其一。其二，臣虽然对大雍之事略知一二，但是朝中势力纠结，仍然不甚明了，请殿下将现在所能搜集到的所有情报送来，待臣研究之后，今夜再与殿下详谈。其三，管休等人还不知今日之事，心中未免有些嫌隙，请子攸先生前去告知，不妨隐晦相告今日事情，以彰殿下仁德，且安谋士之心，此三事至关紧要。”

李贽听了我的话，眼中一亮，道：“随云果然思虑周密，本王立刻照办。本王陪同先生立刻就回客院。子攸，你先去通知齐王。”

我和石彧相视一笑，石彧匆匆而去，我则让雍王扶我出了大厅。在外面等得焦急无比的小顺子看我出来，连忙走了过来，冷冷地看了一眼雍王，道：“公子，发生了什么事情？”说着接替雍王搀住了我。

我淡淡道：“小顺子，你可有法子让我暂时生病？我要见齐王。”



小顺子眼中闪过不可抑止的喜色，他低声道：“奴才遵命。”说罢伸手按在我腰间，我只觉得一股冰寒的气息从那里渗入我的身体。不过片刻，我已经出了一身冷汗，肌肤触手冰凉，不过心中却是十分清爽，看来小顺子是不愿意真的伤害我呢，也幸好他有这种本事。

满怀欣喜的李显到了雍王府，却是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当石戡告诉他江哲旧病复发，李显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雍王故意强留。但他转念一想，雍王手段不会如此拙劣，不管如何，李显还是提出要见江哲一面。他心中满是恼怒，可是当他一走进房间，就看到江哲满面苍白地躺在软榻上，而自己的二哥，正聚精会神地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药，看到自己进来，只是微微一笑，道：“六弟，江先生昨夜和我府中几位幕僚秉烛相谈，今日我为他送行，先生多喝了几杯酒，竟然旧病复发，恐怕去不得了。”

李显看看江哲的面色，怒道：“怎会这样巧，他刚生病你的药就煎好了？”

李贽淡淡道：“江先生自从到了王府，几乎每日都要服药，这是常例，故而为兄吩咐随时都要备好汤药。幸好如此，今日先生突然发病，若没有此药，只怕先生又要卧病多日了。”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做出十分痛苦的模样，有气无力地道：“哲自从在蜀中染病，就时常发作，不拘时刻，想不到偏偏赶在今日，真是愧对齐王殿下。”说罢，我咳嗽了几声。

雍王殿下轻轻尝了一口汤药，道：“好了。”说罢让小顺子扶起我，亲自喂药。我服药之后，面色似乎好了一些，道：“两位殿下，哲服药之后，便得小睡，还请两位殿下不要见怪。”

雍王连忙道：“先生请好好休息，本王这就走了。”

我轻轻点头，用“感激涕零”的眼神望着雍王，然后似乎慢慢

睡去。

雍王起身低声道：“六弟，我们不要打扰先生，到外面说话吧！”

出了栖凤轩，李显神色木然地道：“天意如此，看来二哥你赢了。”

李贽笑道：“六弟多心了，等到江先生病好之后，自然会去齐王府的。”

李显冷笑道：“他病得好啊，堂堂天策元帅，雍王殿下，亲自侍奉汤药，他若再不动心，我倒要奇怪了。”

李贽说道：“六弟多心了。”

李显拂袖而去，出了府门，也不上车，拽过一个侍卫的马匹，泄愤地狠狠抽了一鞭，那匹骏马嘶鸣一声，飞奔而去。

在栖凤轩中的我，让小顺子解开我身上的禁制，笑道：“我身上又是冷汗，又是酒气，快，我要沐浴。”

小顺子笑道：“早就准备好了，公子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吗？”

我看看他，道：“你不问我怎么改了主意？”

小顺子淡淡道：“公子的决定小顺子从来不会置疑。公子放心，只要小顺子在，谁也别想伤害公子。”

他说的话让我心里一暖，道：“那是当然，小顺子，你可要好好练功，在宦海之中我可以明哲保身，但是天下还有另一个世界，若有绝顶高手刺杀我，可就要看你的了。”

小顺子眼中闪过一丝激昂的神色，口中却冷冷道：“公子放心，当初公子给我的剑谱，我都已经融会贯通，虽然有些人我胜不了，可是谁也别想轻易过了我这关。”

我点点头，小顺子一向不会虚言夸耀。但我又疑惑地问道：“我记得有些剑谱你说需要阳刚的真气，怎么，现在也能用了吗？”

小顺子淡淡一笑：“公子精通易理，难道不知道阴极阳生的道



理吗？”

我看着小顺子掩饰不住的喜色，虽然不甚明白，也知道小顺子的武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虽然比起三大宗师来说还差得很远，但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意义上的绝顶高手了。

换了一身青衣，我心情愉快地跟着石彧来到了雍王府的机密书房。这里位于王府右侧，守卫森严。在这间普普通通的书房里面，却收藏着王府的所有机密档案，除了雍王本人和石彧之外，其他人谁也不能擅自进入。照料书房的是四个十八九岁的书童，这些人个个举止得体，步履矫健，可见都是雍王的心腹亲随。若是危急时刻，只要一道谕令，就可以成为雍王的得力干将。

我暗自称赞雍王确实不凡，于是我走进书房，开始查询我需要知道的情报。虽然小顺子已经将从陈稹那里得来的情报告诉我，但是怎么比得上雍王搜集的情报全面？留下来伺候我的书童也十分得力，我按照目录索取文书，他都能立刻取来。

在另一间书房里面，李贽虽然在看着兵书，但总是心神不安。他看看石彧，道：“子攸，你还是去休息吧，本王自己等他就行了，你不要太劳累了。”

石彧笑道：“今日江随云一归顺殿下，便雷厉风行，先让齐王放手，再让谋士安心，子攸十分叹服。所以也很想知道他会向殿下献上何等良策，急切之心，不在殿下之下。”

李贽笑道：“是啊，我真的很期待他的献策，目前的局势你很清楚，本王身陷罗网，越是挣扎，网子勒得越紧。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有什么法子让本王脱出重围。想来真是吓出本王一身冷汗，我若真的鸠杀江哲，恐怕真是万劫不复了。”

石彧道：“是啊，多亏殿下仁德，否则江哲岂肯心悦诚服？属

下想来想去，恐怕我们的心思都在他掌握之中，今日这杯鸩酒，恐怕就是江哲对殿下下的考验。”

李贽疑惑地道：“可是本王若没有悬崖勒马，他难道真的会喝了那杯毒酒吗？”

两人相视一笑，摆上棋盘，对弈起来。

过了片刻，书童李忠走了进来，禀报道：“殿下，属下去送茶的时候，看见江先生似乎有些烦闷，先生还问他的下人在哪里？”

李贽一愣，看看石彧。石彧心思一转，道：“殿下，属下看江哲十分倚重他身边的那个李顺，似乎片刻也离他不得，而那李顺对江哲也是忠心不二，不如让李顺进去伺候，反正以后李顺也不免接触机密。”

李贽想了想道：“不错，李顺此人，不是凡品，他们主仆之间必然情谊极深。李忠，你派人至栖凤轩召李顺来书房伺候。”

过了一阵子，李忠又回来禀道：“殿下、石先生，江先生十分开心。同时书房的李信回禀，那个李顺很守规矩，只是专心伺候，从不留心文书内容。”

李贽这才放下心来，道：“这就好了，子攸，该你了。”

石彧看看棋盘，笑道：“殿下神思不属，这盘棋看来属下要赢了。”

李贽苦笑着看看被困住的白龙，道：“是啊，本王输了。”

石彧道：“这是属下专心，殿下不用挂心那边了，下一盘可别让属下得胜了。”

李贽一边拣棋子，一边道：“好，看本王杀得你血流成河。”

两人渐渐投入进去，当第三盘棋局告终之后，石彧起身，看向窗外，此时正是黎明时分，窗外漆黑一片。李贽看看棋盘，道：“本王赢了半子。”

石彧笑道：“殿下棋力不凡，只要稍微用心，属下就一败涂地了。”

就在这时，李忠进来禀道：“殿下、石先生，江先生请见殿下。”

李贲一听，顾不得再拣棋子，跳起来道：“他神色如何？”

李忠道：“先生神色虽然有些疲乏，但是气度十分平和，还和小人说笑，说让小人去把殿下从寝宫拽出来呢！”

李贲悬了一夜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道：“还好，还好。”

石彧看向窗外，惊喜地道：“殿下，你看。”

李贲抬头望去，只见窗外，破晓的阳光已经穿过厚厚的云层，东方天空已经泛白。

“好兆头！走，我们去见江哲。”说罢李贲向外走去，石彧看着李贲龙行虎步的英姿，也不由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便随后跟去。

第二章 凤仪传奇

放下手上的书卷，我不由惊叹出声，这本册子收录了雍王府所得到的有关凤仪门主的情报，编撰之人文笔生动，仿佛就是一本传奇。

凤仪门主，出身不明，四岁被原凤仪门主收养，其时凤仪门不过是一个一些孤苦女子组织起来自保的小门派，武功也不过尔尔。而凤仪门主梵惠瑶乃是天纵之才，竟然凭着一本残破的《太阴心经》练成了绝世武功，年仅二十岁就在江湖上崭露头角。更难得的是，她虽是女子之身，为人却行侠仗义，不过数年，江湖上就将这个总是身穿白衫、气度高洁而相貌秀丽的女子列入绝顶高手的行列。

虽然如此，凤仪门主的美貌纤弱仍然引动了无数狂蜂浪蝶。这个出色的女子没有强硬地拒绝，也没有四处逢迎，而是明言终身不嫁，把无数爱慕她才色的俊杰变成了知己。当然她也用过雷霆手段，黑山寨的少寨主曾经以梵惠瑶的养母兼恩师为人质，不择手段地逼她下嫁。当时的黑山寨是黑道第一大帮，威势震动天下。而凤仪门

主慨然应诺，在婚宴之上，宾客之前，身穿大红喜服的梵惠瑶突然发难，剑气如虹，斩杀了新郎。黑山寨主大怒，命令手下将梵惠瑶当场砍成肉泥，而除去吉服一身素衣的梵惠瑶大开杀戒，她首创的疾风剑法名扬天下。在喜堂之上，千人重围当中，那超越人体极限的快剑肆无忌惮地收割着人命，雪白的倩影在这残酷的搏杀中却带着优雅和华贵。

这一役，黑山寨总寨四十八名护法，死了大半，一百零八处分寨寨主死了四成。最后，梵惠瑶身剑合一，冲出了重围。而在此之前，她的养母已被人趁乱救走。后来看到过梵惠瑶的人都说，当时她白衫尽被血染，身上大小伤势三十多处，能够逃生真是饶天下之大幸。而更令人惊奇的是，梵惠瑶在养伤期间邀约天下群雄会盟，共讨黑山寨，趁着黑山寨势力大损，各路豪强落井下石，在梵惠瑶居中调停下，一度曾经风云显赫的黑山寨成了过眼烟云。

黑山寨覆灭之后，梵惠瑶正式成为风仪门主，在她的英明领导下，风仪门很快就成了白道翘楚。而梵惠瑶更是纵横天下，一剑光寒。当时中原纷乱，梵惠瑶虽然行侠仗义，救济贫民，但是一人之力如何能够挽回滔天风浪？在看尽苍生苦难之后，梵惠瑶立誓要令天下一统。当时人人笑她大言不惭，一个女子，就是再有本事能力，也不可能一统天下。而明知如此的梵惠瑶选择了一条最容易也是最艰难的道路，那就是选择支持李援，这个中原势力并非最大但是政治清明的诸侯，凭着风仪门在白道上的领袖地位，凭着自己纵横捭阖的才干，凭着自己绝世的武功，风仪门为大雍的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大雍，梵惠瑶走遍中原，为李援争取了很多世家豪强的支持；为了大雍，梵惠瑶曾经多次刺杀敌人大将重臣。曾有一次，梵

梵惠瑶在敌军首领陪同妻子到佛寺进香的时候，一身素衣，赤足高髻，手拈柳枝，扮成了观音菩萨，在数百名高手护卫搜查大殿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发觉那莲花宝座上宝相庄严的观音，竟是一个女子装扮的。就在那名敌将入殿下拜之时，她一指击杀了敌将，然后飘然如仙子一般走出大殿。外面的守卫个个目瞪口呆，眼看着她迤迳而去，素足踏在雪地之上，没有一丝痕迹，也没有一丝雪泥可以沾染她如玉肌肤，数千精兵骇然惊呼“观音娘娘显圣”，而使得她安然离去。

还有一次，雍王李贲领军与杨老生作战，杨老生麾下有一员猛将温虎，手中大戟，所向披靡，斩将夺旗，悍勇绝伦，人称“赛吕布”。雍王麾下没有可以匹敌的将领，数万大军被一万敌军死死缠住。梵惠瑶恰好亲自护送粮草到了军中，得知此事之后，她含笑而去。当夜，杨老生的使者突然到了温虎的大营，声言传令，温虎对杨老生十分忠诚，亲自前去迎接使者。谁知那名使者手持军令，高声宣道：“温虎通敌，罪在不赦，本使者奉旨阵斩之。”说罢，拔出佩剑，那一剑睥睨天下，傲视群伦，将猝不及防的温虎斩于马下。敌军大乱，梵惠瑶乘机飘然离去。第二天雍王趁势进攻，尽歼敌军。

梵惠瑶最惨烈的一战就是和魔门宗主京无极的决斗。魔门宗扶持杨老生，想要一统中原，凤仪门和魔门宗便成了生死对头。魔门宗中人手手段毒辣，刺杀投毒无所不用其极，而梵惠瑶的凤仪门相比之不免差了一些。为了保护大雍的君臣猛将，梵惠瑶说服了少林寺的方丈，建立了完善的防护。她自己则开始清剿魔门宗的杀手暗探，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决战。双方互相刺杀，在短短的半年之中，大雍损失了三成精英将领，但是敌人的损失更加惨重，梵惠瑶的才能显示得淋漓尽致，各种各样的刺杀方式让人眼花缭乱。后来，京无极终于忍受不住惨重的损失，下书约梵惠瑶华山舍身崖决战。



那一日风和日丽，莲花峰上群雄聚集，谁不想看看京无极这一代宗师和武林第一奇女子梵惠瑶的决斗？到了午时，两人如约而至，京无极一身蓝衫，相貌儒雅英俊，梵惠瑶一身雪衣，风华绝代。二人在群雄面前款款相谈，谈论天下大势，话语投机，仿佛知己好友，谁知两人却是生死对头呢？

两人相谈过了半个时辰，京无极长叹一声道：“只是相逢恨晚，今日一战，必要你死我亡。我若身亡，你在中原一日，我魔门宗不入中原一步。”

风仪门主也是淡淡一笑，道：“君若不幸，惠瑶也是再无知音，我若身死，风仪门也会退出江湖。”

两人这一战可是惊天动地。京无极乃是魔门宗主，刀法绚烂霸道，快如电，疾如风，攻掠如龙，飘逸如神。梵惠瑶的剑法却是优雅华美，似乎不带一点杀气。双方激战之下，京无极的刀法固然令人瞠目结舌，但梵惠瑶的剑法也是精妙绝伦，只是梵惠瑶毕竟稍逊一筹，苦战之中，受伤无数，若非她以命搏命，只怕早就落败了。

但到了千招之后，梵惠瑶却是越战越勇，她的全部才智都被这个强大的对手逼了出来。只见她一声长啸如凤鸣九天，长剑越来越快，青芒如浪，一浪高似一浪，十余招后，梵惠瑶手中长剑化作长虹破空穿浪而来，剑招奇幻瑰丽，美不胜收，一剑刺穿了京无极的胸口，京无极惨败当场，黯然离去。

当时，梵惠瑶临风而立，她一身雪衣，上面点点鲜血似红梅绽放，身材修长，长眉入鬓，飘然如仙子，凛然如神祇。这一战让她成为天下第一剑，位列宗师，也让她成了白道的精神领袖，声名更在另一位武林宗师少林寺慈真长老之上。

京无极则遁身北汉，远去草原，在塞外风烟中刀法大成，数年